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江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许平安 董哲

顾问 | 邓飞 方智平
李凌

社长、总编辑 | 江单
常务副总编辑 | 尹万塘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社长 | 李增勇 钱正云 龚德贤
执行总编辑 | 张华勇
副总编辑 | 朱文强 张存猛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哲 (兼)

编辑中心

主任 | 罗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 张颖

经济新闻新闻中心

主任 | 龙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 许平安 (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部)

主任 |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 黄浩 (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古风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 罗文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 黄开堂

副刊编辑部 / 《思想者》编辑部

主任 | 唐吉民

思想者电台

主编 | 郭园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 王强

驻台北记者 |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 贺友

驻加州记者 | 黄浩

驻开罗记者 | 吴志刚

驻莫斯科记者 |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 尹志强

驻堪培拉记者 | 欧阳子

还有多少“李贵富”要作多少恶才会倒掉？

唐山的李贵富终究还是倒掉了。

这个曾经的县令，一度凭借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手段让一个举报他的老干部深陷牢狱之灾，如今，时过境迁，老干部依然还是老干部，他却倒掉了。

然而，与其他倒掉的老爷们不同的是，李贵富的倒掉似乎更显得大快人心。纵观近20年唐山倒掉的一众老爷们，从没有哪一个获得过如此大的声浪。我是没有亲见的，以至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让本就处于舆论风口的唐山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那是一件本不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迁西县一位叫马树山的退休老干部通过信件，向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三级政府部门举报了他的上级领导，内容涉及当地干部任用存在不合规问题以及城市建设方面的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问题。这些举报信件该怎么处理，一向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和规矩的，但似乎大家都没有按照规矩来办，一个退休老干部，几封举报信，

一个县委书记，就这样被连在了一起。于是，由迁西县委办公室出面，向迁西县公安局报警，称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无事实依据”，举报信“严重破坏了迁西县的生态和社会大局稳定”。作为非体制内的我并不知道这种指控究竟有多严重，总之听起来很唬人罢了。

马树山终于被当地警方从家中带走，一天后被迁西检察院批准逮捕，再一周后，迁西县公安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马树山涉嫌诬告陷害罪向迁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再5天后，迁西检察院向迁西法院提起公诉，罪名已增加到两项：其一，诬告陷害罪；其二，诽谤罪。

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报复举报人最快最狠的行动，无论如何都想到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发生了。可想而知，这样的事件一旦经过媒体的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于是，河北省派出了调查组，最高检直接点名这是一起错案并要求立即纠正。

被关押39天的马树山终于恢复了自由，也是自那一天起，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在等待着这不起不光彩的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李贵富会不会倒掉成为一个谜。

现在，他居然真的倒掉了，则众生岂有不快哉之理！

这终究是一场胜利，迁西好人得以昭雪，怎么都该杯酒畅怀。纵然凡夫俗子，王官贵胄，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和垃圾之外的，可有谁不为马先生抱不平？即便如此，我却并不为此欣喜若狂。这本就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且影响太坏。

一个县委书记，本该更多的为当地百姓谋福祉并接受监督，李贵富不仅听不得任何杂音，竟然动用司法机关施以打击报复，大约是平时蛮横惯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这起事件让上方震怒，以至于从国家层面直接出手，河北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历时4个月彻查此

事。

在此期间，李贵富不断在公开场合露面，试图告诉大家，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令人疑惑的是，网络中出现了非常多的内容高度一致的为李贵富鸣不平的声音。我是不敢擅自揣测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作怪，终究是掩耳盗铃罢了。

看看调查组对此事的定性，马树山举报县委领导被逮捕公诉事件中，有关单位和党员干部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不正确履行职责，对涉及本人及其他应由上级受理的信访事项，应回避未回避，应报告未报告，违规研究办理。二是迁西县公安局侦查取证不全面，刑事拘留措施适用不当。三是迁西检察院错误作出批捕决定，错误提起公诉，未严格依法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私以为，这份描述已经是非常温和的表达了，或许官方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并不想再掀起任何波澜，甚至都没有公布除李贵富外的22名相关责任人的名单

和处理结果，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方式会不会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毕竟唐山这两年的口碑急转直下，从烧烤街打人事件到马树山举报被捕事件，出问题的都是当地的司法系统，烧烤街打人事件反映了当地公安系统渎职滥权的普遍现象，甚至有公安高层甘愿充当违法犯罪人员的保护伞；而迁西马树山事件暴露的问题则更为广泛，行政、司法，两套系统全部沦为一人之家奴，多道防火墙失效，完全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即使经历了2022年“雷霆风暴”，似乎收效甚微，这才是很可怕的。

李贵富虽然倒掉了，他也必然会倒掉，只是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李贵富”们倒掉，以及他们又会制造多少起恶性事件后才会倒掉。

毕竟，唐山这几年倒掉的高级别官员实在太多了，这样的政治生态恐怕不是一个李贵富造成的。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

办婚宴要提前申请，居委会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4月8日，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北郊社区居委会发布了一则通知，结婚酒需提前10天到居委会书面申报；丧事在事中或事后5个工作日内到居委会报备；除结婚酒、丧事以外的都属于无事酒，一律禁止滥办。

该居委会不但发布了禁止性条款，还设置了惩罚性措施，即不听劝阻滥办酒席的将由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局、消防等多家部门联合执法。

办酒席是不是滥办，以目前的法律法规溯源，根本找不到相关条款，但重庆这则由社区居委会发布的通知则是赤裸裸的滥权了。

据指尖新闻客户端记者报道，社区下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当地滥办酒席的歪风邪气。而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则表示，下发通知是街道办的统一行为，是为了执行上级的相关政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办酒席成了歪风邪气？还人为划分为滥与不滥？这样的禁止性规定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你去执行，又该依照什么标准呢？什么样的酒席算是“滥”？按照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规定，除了婚丧嫁娶外的酒席都被归结为禁止滥办的范畴，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亲朋好友间的聚会都不能搞了？公司的年会也不要开了？还是你们要限制一场酒席的参与人数？又或者，以后办酒席要到居委会去开一个“酒席证”？

我看重庆居委会这个通知不是为了遏制什么歪风邪气，更多的是要给自己披上一层小官大权的新装。作为一个基层群众的自治性组织，居委会不是一个行政主体，它不具有发布任何有关老百姓的禁止性规章制度的权力，但最近这些年，居委会的权力扩张之大似乎已

经超出人们的基本认知范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两年前，在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一些极度荒唐的事，大家应该还能记忆犹新，坊间一度还有人调侃，要了解上海的真实信息，不能看“上海发布”，要看“居委会发布”，这的确反映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的一种反常的现象。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那个时代里，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已经被扩充到无限大，你的吃喝拉撒行，一切都要在它的掌控之中。以至于产生了诸如天通苑社区干部飘着北京脏话称，“这XX是惯的，哪天XXX，找个黑地儿、警察局，拘他三天。”“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这样名震一时的名场面。

居委会的权力不是从那时开始就越来越不受制约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发现了这么

两个现象：

第一，居委会成了代上级发布指令的机构。所谓的网格化管理，都下沉到最基层的社区这一环节，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最终的发布者都会冠以居委会的名义，但实际上，这类政策的制定都是所谓的上级。很讨巧的办法。有这样一件两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事可见一斑。大约在2022年的5月，唐山封控达到了一个极其严格地步，不仅有大量人员被集中隔离，也有大量社区连楼门都被锁，但很奇怪的是，唐山官方公布的数据一直是0，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至少半个多月，问上级就是0，但问社区就是有，最后唐山卫健委的回复竟然不是他的职责。

第二，居委会成了相关职能部门推诿、不作为、滥权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的后续处理上，凡遇到

一些不想管、不好管的事，全部推给居委会，这就是所谓的属地管理机制，而相关职能部门却可以大摇大摆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像唐山的一些居委会，竟然会承担一部分网络舆情监控甚至删帖的职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王才亮律师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没有立法和执法的权力，其发布公告也不可能指挥行政执法机关去执法。一旦对居民办酒席的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话，那就是一个明显的滥用职权。”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这种常识似乎正在通过某种方式被打破。如果居委会这个自治组织即成了执法者，又变为背锅侠，恐怕真要回归到某些时间点了。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